

壹、前言

在重文憑的臺灣社會中，無論職業高低，有瞧不起學校教育價值的家長嗎？有此提問，在於Willis（1977）《學習做勞工》（*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一書中指出，小伙子（the lads）之所以拒絕順從、瞧不起讀書人、抗拒學校，甚至「看穿」了學校教育是無價值，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父親標榜「男性英雄主義」的工廠文化之渲染所致，即會讀書、耍筆桿的「管理者」都是娘娘腔，故必須反抗其權威，奪回主導權。也因此，小伙子習染其父親的價值觀，來到奉行服從與讀書的學校場域中，即抗拒學校的種種，以彰顯出自己的「自主性」。

惟觀諸臺灣，是這樣的情況嗎？不可諱言地，臺灣目前仍是一個升學主義掛帥的社會，此或可從教育部現今所推動的重要教育改革「十二年國教」中，得到印證，因為該政策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消除升學主義弊端（教育部，2016）。因此，在講求學歷的臺灣社會，Willis書裡描述的「瞧不起學校教育價值」的現象，是否存在於臺灣？尤其，當學校文憑與「賺錢」和「面子」扯上關係時，在臺灣家長心中，學校教育恐顯得更為重要。畢竟，學歷高低，除攸關個人日後薪水厚薄外，更可能是整個家族的榮辱之戰（林郡雯、張建成，2008；葉光輝、楊國樞，1991）。因此，在強調現實經濟與面子問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對臺灣家長及子女而言，究竟是「學做工」？還是「怕做工」？

於此，又衍生出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此種社會文化脈絡與學生的學業成就是否有關係？若再回到Willis筆下的勞動階級小伙子，其因習染了原生家庭的勞動階級文化，進而對學校教育採取消極態度，落入了階級再製的循環。於此不免令人思考，受到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勞動階級出身的子女對於學校教育的想法，是否如同小伙子一般地消極？對其學業成就又有何影響？種種問題，頗耐人尋味。只可惜，目前教育社會學界似仍少見此種討論。

據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即嘗試從臺灣社會文化脈絡出發，說明勞動階級家長與子女是如何看待學校教育的價值以及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以便重新檢視Willis理論在臺灣的適用之處與限制。

貳、文獻探討

以下首先說明Willis對「再製」理論之質疑，以闡釋Willis研究對學界的貢獻；次者，從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對Willis的理論進行評析。

一、Willis對「再製」理論之質疑

（一）學校教育中的「再製」現象

在闡述學校教育的再製現象之前，實有必要先說明「再製」的概念。「再製」一詞最早是由Marx（1965）所使用，Marx指出社會生產的過程與再製過程同步，尤其是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與普羅階級（proletariat）之間關係的再製。新馬克斯主義者將此概念應用到教育系統，點出教育系統如何被優勢階級轉化成再製其權力、地位與社會優勢的中介工具（譚光鼎，1998）。其中，最常用來解釋二者關係的教育再製論，包括「社會再製論」與「文化再製論」。就社會再製論而言，Bowles與Gintis（1976）的《資本主義下的美國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主要在分析優勢階級在美國資本社會中，如何透過教育來再製社會階級地位，即學校為資本主義之附庸，舉凡學校教育過程與結果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映，如勞動階級學生多被施以實用技能知識，中上階級學生則多接觸抽象知識，形成「前者偏重勞力與順從，後者強調勞心與管理」之區分。

至於文化再製論，在Bourdieu與Passeron（1977）的《教育、社會與文化中的再製》（*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中，教育再製並非僅藉由社會結構，而是透過文化層面，此可以Bourdieu（1986）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為代表，主要有三種形式：1. 形體化文化資本（the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係指個人的秉性（disposition），如個性、行為、說話方式、手勢等；2. 客觀化文化資本（the 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係指各種文化財，如各種學習資源（書籍、字典、文具等）；3. 制度化文化資本（the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係指各種證書、證照與學歷。至於優勢階級如何透過文化資本來宰制教育體系，進而再製社會地位與優勢？Bourdieu認為，統